



凡尘晓遇
专栏

失散的人

□李晓

有天凌晨四点我醒来，客厅窗玻璃蒙上了一层浅浅的霜，我朝窗玻璃哈了一口热气，霜花散开，窗外是城市渐起的灯火。此时的城市，总有早起者：清扫大街的人，店铺做早点的人，赶最早一趟航班的人，为上学孩子做早餐的人，失眠者……

那天我突然觉得心慌，总感觉生命的磁场里有什么东西要来打我。果然，打开手机，微信里收到信息：老陶走了。

57岁的老陶，去年刚抱上孙子。老陶在夏天时去医院做例行体检，检查结果是肺癌晚期，那天是芒种。乐观豁达的老陶对这个结果似乎没感到恐惧，面对探望的友人，老陶拍着胸口说：“问题不大，我准备到森林里去休养。”不料，在立冬后的几天，等不及的老陶，就悄悄驾鹤而去了。

朋友老牟的生日宴席散去之后，我和老牟在后山望着山下城里灯火，老牟说，他想起和我单独去江边大排档喝酒。我还打了呵欠，对老牟说：“我瞌睡来了。”清早醒来，想想这些中年以后的朋友，还似一罐老汤这样咕嘟咕嘟熬着，顿感这个城市朴素敦厚的心肠，一直在善待着我。不过，也有一些失散而去的朋友，有的已经走到了地平线之外。

比如老韩，一个结交了十多年的朋友。我42岁那年，和老韩喝了一次大酒，老韩和我热烈拥抱。他说：“兄弟，我看好了一块风水宝地，那应该是埋贵族的地儿，我和一个农民说好了，给他5000块钱买下，今后就作为我们兄弟俩的墓地。”我大为感动，与朋友交往到这个份上，死了还能在地底下唠嗑，夫复何求？不久，和老韩去看了那块地，确实是好地方，前面一条汪汪的河，后面一座林木苍翠茂密的山。等我死了以后，也可以和富人山中别墅的住宿环境攀比一下了。

我48岁那年，和老韩的友谊彻底破裂了。那天，和老韩一帮朋友聚会，我喝得畅快，当众叫了一声他的诨名：“韩瘸子，你过来。”老韩的脸，愤怒地扭曲着。老韩头发稀少，头顶上还有头

癣，只有极小的圈子里知道这个诨名，如果和老韩单独在一起，叫他这个诨名，他还笑嘻嘻的。但在人群里这样叫，就让他彻底失去面子。老韩拂袖而去，从此电话也不接，或者干脆挂掉，后来把我微信、手机号码也拉黑。再后来，我偷偷坐了一个民工的摩托车，去看老韩为我俩选的那块墓地。杂草丛生中，我看见一条蛇爬了出来，朝我昂起头，然后嗖嗖逃窜而去。旁边一棵老树，身上有个树洞。我对着树洞倾诉：“韩哥，不就是叫你一声诨名吗？韩哥，还能回来吗？要不你也在高山上大喊一声我的诨名：李莽子……朋友相处家常随便了，才可以这样叫嘛。”

我和刘哥一路交往下来，相处轻松愉快。刘哥的父亲去世后，我和他一起在灵堂守了4个晚上，不停地给他父亲烧冥钱。有一次喝了酒，信誓旦旦地拍着胸脯说：“你侄女工作的事，我帮定了。”结果这件事泡汤了，老刘对我发火：“你这种吹牛不上税的朋友，别来打扰我了。”老刘从此走散了。

人到中年，正如一个男人说的那样，在我的下半辈子，庆幸的是已经不需要结交那么多朋友了。只要有三五个莫逆之交，知你懂你呵护你，伴你左右，一辈子这样下去，不至于孤苦伶仃了。还有，真和你结交多年的朋友，应该不是古代的瓷器那么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与其在那里提心吊胆守着藏着，不如找几个泥土烧制的大土碗，畅快吃喝。所以，和这些人走散以后，说不定让自己于粗糙中活得强大了一些。当然，那些告别人世的朋友，某个时刻，会零星闪现他们的面容、声音、相处的片段、默默的给予，丰富着我此生的生命。

法国女作家妙莉叶·芭贝里在小说《刺猬的优雅》里说：“我们都是孤独的刺猬，只有频率相同的人，才能看见彼此内心深处不为人知的优雅。”深以为然。中年以后的岁月，山高水远，落叶簌簌，感觉自己身体内，和常说的地气也相互贯通了。

(作者单位：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父亲与草药

□唐安永

父亲没进过正规的医学大门，少年时一直跟随医学精湛的爷爷走村串户把脉问诊，还时不时陪爷爷去深山采集草药，几乎尝遍了山中的所有草药。一场意外，爷爷离开人世，父亲也就放弃了从医之路，但他对民间草药的用途和功效却了如指掌，他的草药不仅治愈了我幼年时期的一些疾病，还让不少乡亲从病痛中解脱出来。

母亲40岁才生下我，由于高龄生子，加上营养不良，免疫力十分低下，导致我体弱多病。特别是季节更迭，感冒总是缠绕着我。那年月，物资极度匮乏，家里生活捉襟见肘，根本没钱去医院看病。只要我患上感冒，父亲准会到大山深处去找寻草药，并吩咐母亲及时熬给我喝。只要喝了母亲熬煮的草药汤，感冒症状就会逐渐消失。

不过，也有效果不佳的时候。每当这时，母亲就心急如焚，焦头烂额。虽然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但她的心思细腻，很会琢磨幼儿的心理。她知道我特别喜欢吃面条，就将面条与药汤一起混煮。望着诱人的面条，我就会不顾药汤的苦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五岁那年，我罹患哮喘，特别在秋冬交替时，咳嗽难耐，彻夜难眠，父亲决定再去山上采些草药来试试。翌日一早，父亲就背着背篓踏着晨曦进山了。中午时分，满载而归的父亲一边将刚刚采到的矮茶、麦冬、枇杷叶、车前草等一一交给母亲，一边叮嘱母亲要用火去掉枇杷

叶上的黄色绒毛，抽掉麦冬里面的筋。母亲按照吩咐将熬煮好的药汤递给我，要我趁热喝下。我用舌头尝了一点，苦涩难咽，怎么也不肯喝。一旁的母亲既心疼又着急，每次都是在母亲的连哄带骗中把药喝完。一周过去，我的咳嗽慢慢减轻，晚上也能睡上安稳觉了，坚持半月，我的咳嗽基本痊愈。

父亲采的草药，开始时只是我们一家人喝。时间长了，乡亲们知道他的草药特效，只要乡亲们有感冒，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请父亲采草药熬水喝。为了不耽误乡亲治疗时间，父亲常常利用劳动的间隙去野外采集一些草药储备在家里，只要乡亲有需要，就免费赠予。不少乡亲喝了父亲的草药汤后，都能药到病除，乡亲们都亲切地叫父亲“唐医生”。

父亲的草药药效很神奇，一直植根于我幼小心灵。后来，在中医毕业的妹妹的讲解下，我才慢慢地懂得父亲那些柴胡、八仙草、金银花、夏枯草、牛口刺等草药的奇异功效，深感民间流传的医学偏方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

而今，父亲已离我们远去，他遗留下来的草药偏方却永留我心。每当身患感冒，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父亲，还照着他的草药偏方去野外采集草药，偶尔也将采集的草药送给身边需要的人。

(作者单位：重庆市奉节县明水中学)



能懂的诗

看不见的乌托邦

□叶仁军

雨水用了整个下午
汇成江河，冲破远方的山峦
音乐，让我们
不由自主地想起童年
雨中的稻田
西瓜、豇豆、茄子
湿润的空气冲开一道缺口
我们迎来一个乌托邦的田野

房前的池塘里
蹲着一个南阳的刷漆工人
他用十五天垂钓水里的鲫鱼
在路边烧火煮饭的时候
家里有三个孩子等待他养活
雨后的庄稼地里
最后一个农民
是一个正在老去的女人

地下商场不缺手机的诊断者
却不愿理会廉价的老人机
我们活在一个图文并茂的世界里
声音正在贬值
路边的贩子多了起来
桂圆、樱桃、苹果、橘子
自然的物产是丰厚的
一排电瓶车的尽头
一个男人正在空中打棉花糖
他营造了一个甜甜的周末
(作者系重庆文学院创作员)

红尘万丈(外二首)

□贺红江

我想对你说
晨光迎接了月落
雨滴落在粉嫩的面颊上

眺望银河
跨过鸿沟和千万年
你就是四季一望无际的汹涌海浪
无论低头，还是举眉
斗转星移
心潮澎湃是此时的主题

若真有天梯
那就登上九重天
摘下那颗最亮的星
耀眼炫白的星
然后我们安然自若地
坐在苍茫大地上
推开眼前的窗，满怀皆你

夜光

挥一挥衣袖
你将层层夜色点亮

远处有火把，忽明忽暗
光有多美，你就有多美

时光停留
夜风拂面
而我，在风里

致红

一座城，一枚叶，一阵风
或者一袭慵懒的午后
总有沉淀心间的爱
在平湖两岸，一抹红
空气中有傲骄的声响
比如，正是眼前的你
款款而来
(作者系重庆市万州区作协副主席)

最真实的爱

□刘泽安

母亲过完七十大寿，突然间觉得母亲苍老了许多，走路的步子慢了，说话的声音小了，看人的眼神也迟钝了，连坐下来的身子也迟迟疑疑，要蹲好一阵才坐下来。可回忆起儿女以前的事还是很健谈的，可以将一些细节娓娓道道来。

有客人来家里时，母亲常常讲起我的童年趣事：光着屁股到小溪沟里捉螃蟹，不但螃蟹没捉到，一不注意反而手指被螃蟹钳到丢不开而大喊大叫；穿着开裆裤到村里的小学堂读书，老师与母亲交涉了好几次，母亲才把我的开裆裤丢掉……母亲讲得高兴时会哈哈大笑，惹得客人也跟着讪讪地笑。母亲甚至在我女朋友面前也拿这样的趣事来笑话我，弄得我很狼狈。

后来，母亲在孙子、孙女面前，还是照样讲我们童年少年的那些糗事，惹得孩子们常常在我们面前肆无忌惮地笑话，也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我们也不好责怪什么，母亲老了，儿女的这点趣事她还记得清楚，已算是一种爱。

在儿女亲家面前，母亲也常常讲起儿女年轻时谈恋爱的一些事情。这种事情传到了儿媳、女婿的口中，尽管那是过去的事，可也就成了儿媳、女婿的口实，特别是妻子捕风捉影的依据。我在妻子面前也不好多说什么，母亲所摆的龙门阵只是她当时看到听到的一些表面现象，并不是事实。我不承认吧，妻子说我不老实，承认吧又不是事实，因为那也是从母亲嘴里说出来的，我是真不好回答。我本想跟母亲谈谈，不要再说以前的那些人那些事。进到屋里，见母亲闭着眼睛看电视，我看到已经老态龙钟的母亲突然睁开眼，看了看我，问我：“有什么事吗？”我又不忍心跟母亲说起那些事，便说：“妈，您自己看电视吧。”也许，母亲能记起的就是儿女年轻时的那些事，那是她心中最珍贵的一点记忆。如果打断她的记忆，也许她的生活就失去了一份情趣，甚至一份寄托。

母亲老了，愿她的记忆没有老，我愿承担她对生活的记忆所带来的一点尴尬。尽管这份尴尬有时也让我窘迫，可我想起母亲尚能想得儿女曾经的那些事，那就是对儿女最真实的爱，我还有什么可以不让母亲说的呢？

(作者系重庆市綦江区作协主席)

王明凯诗集《流淌的时光》出版



王明凯

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王明凯新诗集《流淌的时光》出版，11月24日新书分享会举行。

该诗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分为“节气歌”“时光谣”“流浪曲”和“咏叹调”四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围绕特定的主题展开，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叙事链。诗人通过细腻的笔触，将自然的变化、个人的回忆和对社会的观察巧妙地融入作品中，最终回归到对时间、生活、人性的深刻反思，构建了一个丰富而多元的诗意空间。

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何浩为分享会发来贺信，市作协原主席黄济人盛赞王明凯“写活了一座城”。张兵、唐力、张远伦等多位文学评论家和诗人对《流淌的时光》进行了点评。他们一致认为，这部诗集不仅展现了王明凯深厚的文学功底和诗歌才华，更体现了他对生活、对时间、对人类的深刻思考和感悟。(重庆市新诗学会副秘书长 阿涓)

